政治科學論叢／第五十七期／民國 102 年 9 月／頁 69～114

選舉式威權政體：
選舉競爭度、穩定性與民主化*

李冠和**

摘　要

冷戰結束後，「選舉式威權」（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成爲最普遍的威權政體型態，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探討選舉對於威權政體的影響。然而學者們的看法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爲選舉本質上是威權統治者的工具，目的使威權政體更加穩固；另一派認爲選舉弱化了威權統治，使民主化的可能性提高。威權政體的選舉是鞏固了威權統治，還是弱化了威權政體？

本研究認爲選舉的作用會隨著不同的脈絡情境改變；而關鍵的脈絡背景在於選舉競爭度的高低。低度競爭的政體，選舉能鞏固威權統治；相反地，高度競爭的情況下，選舉才可能成爲民主化的助力。本文以選舉式威權政體爲研究對象，收集 1975～2007 年的時間序列橫斷面資料，以檢驗本研究的論點。實證資料顯示，同樣舉行選舉但競爭程度不同的「霸權式威權」（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與「競爭式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存在動態性的差異。競爭式威權政體不僅比霸權式威權政體較爲不穩定，同時也比較容易發生民主化或是民主程度的倒退。

關鍵詞：選舉式威權、霸權式威權、競爭式威權、選舉競爭性、政體穩定性

---

* DOI:10.6166/TJPS.57(69-114)。作者感謝朱雲漢教授與林澤民教授於資料結構與模型設定上的建議與指導，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與細心斧正，然所有內容仍由作者文責自負。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方法論系碩士生，E-mail: K.Lee20@lse.ac.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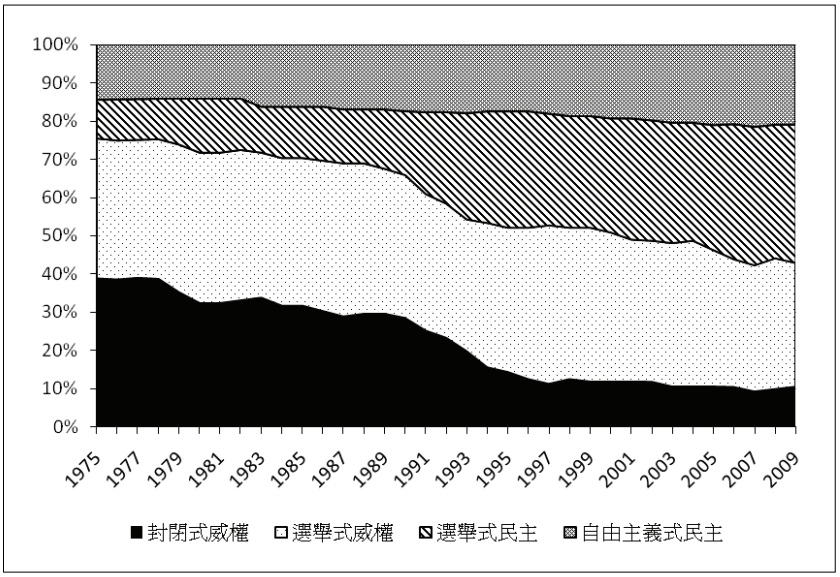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102 年 2 月 26 日；通過日期：102 年 9 月 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Diamond (2002) 認爲第三波民主化後期（late period of the third wave）的重要特徵，就是出現了許多既非明顯的民主國家，也非傳統認知上的威權國家。儘管這些威權政體比過去來得自由化，但進一步成爲民主國家的前景卻不明朗。由於這類政體同時具備了民主與非民主的特徵，因此學界又稱之爲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另一方面，這類政體多半擁有選舉制度，因此也被稱作「選舉式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chedler (2002) 觀察到這個現象，亦指出此類政體已成爲目前威權國家的典型型態。圖 1 清楚地顯示出這個趨勢，自第三波民主化興起後，沒有舉行選舉的政體（即封閉式威權政體（closed authoritarian regime）），比例持續地下降；[1] 至 2009 年，有近五分之四的威權政體舉行選舉。

圖 1　四分類政體百分比變化（1975-2009）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Polity IV 與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 自行編碼而成

[1] 圖 1 四個政體的概念化定義請參見本文第三節。操作化的方式請參見附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對選舉式威權政體成爲威權國家的主流型態，比較政治學者開始探討選舉對於威權國家的影響。學者們的看法分成兩派：一派的學者認爲選舉能促進民主化的發生，儘管威權國家的選舉多半是不自由且充滿操縱，但定期的選舉仍會使威權國家逐漸民主化。另一派的學者認爲威權國家的選舉，本質上是延續政權的工具，鞏固了統治者的地位。[2]

確實，選舉式威權政體的增加並非是民主的勝利。Carothers (2002) 發現這些稍微自由化的威權政體，並非朝向民主「轉型」。這類國家可能倒退至封閉式威權國家（closed authoritarianism），或是進展成完全民主國家，但更可能就維持在目前的狀態（Olcott and Ottaway, 1999）。甚至 Krastev (2011) 認爲這類稍微開放的「新威權政體」比過去的威權政體來得更爲穩定。

然而，我們也看到許多威權國家在選舉的過程中成功地民主化，台灣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類似的案例，像是墨西哥、迦納、菲律賓，也都是藉由反對黨的選舉勝利而達成民主化。Wolchik and Bunce (2006) 也指出冷戰結束後，相當多成功的民主化都是經由選舉而來。

如果選舉實際上幫助了威權統治，爲何有的國家還是成功地透過選舉達成民主化？相反地，如果選舉是民主的火車頭，爲何有的國家在選舉行之有年後，依然不見民主化的曙光？易言之，到底威權政體所舉行的選舉，是幫助了威權統治並穩定政體，還是弱化了威權統治的基礎，進而成爲民主化的助力？

本文認爲回答上述問題的關鍵在於**選舉競爭性的高低**。更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選舉的效果會跟隨著不同的脈絡情境而改變，低度競爭性的威權選舉使威權政府變得更爲穩定：既不易變得更民主，也不易變得更威權；相對的，高度競爭性的選舉使威權政體變得相當不穩定，然而這也成爲了民主化的契機。

事實上，雖然選舉式威權政體都舉行選舉，但這些選舉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更具體來說，現存的文獻大都忽略了選舉過程的背景。選舉不是在眞空中舉行，情境不同，選舉的影響與功能也不同。爲了整合彼此看似

[2] 關於這兩派觀點更爲深入之討論請見本文第二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矛盾的觀點以及補充現存文獻之遺漏，本研究以 1975 至 2007 年間的選舉式威權政體爲主要的分析對象，並指出「政體的選舉競爭程度」是理解選舉效果的關鍵：不同的競爭程度背景下，選舉發揮了相異的作用。

現存研究威權選舉的文獻多半僅由少數的個案分析得到結論（Gandhi and Lust-Okar, 2009），或是忽略威權選舉之間存在的差異性（Schedler, 2009）。鑑於此，本研究以 1975 至 2007 年間的選舉式威權政體作爲分析對象，探討選舉式威權政體內部的競爭性差異性是否會改變選舉式威權政體的行爲。本文先回顧現存文獻裡，有關選舉如何影響威權政體的兩派對立觀點：威權延長論與威權弱化論。接著整理近來學者分類威權政體的作法。再來則是本研究的理論部分，說明選舉競爭程度如何對政體穩定性產生影響。最後則是實證分析與結論。

貳、矛盾的選舉效果

目前學者們對於選舉的效果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一派認爲選舉實際上鞏固了威權統治；另一派認爲選舉具有民主化的效果（Lindberg, 2009b；Schedler, 2009）。前者的說法可以概稱爲「威權延長論」，後者則可稱爲「威權弱化論」。

一、威權延長論

威權延長論認爲選舉是一種手段，用來幫助延長威權統治。這個論點背後的邏輯很直觀，「威權統治者想要繼續維持統治，而政治制度像是政黨、國會和選舉則被用來達成這個目的」（Schedler, 2009: 296）。在直覺上，舉行選舉的威權國家應該比沒有舉行選舉的威權國家來的脆弱，但是實際上卻不盡然，有選舉的威權政體比沒有選舉的威權政體來得長壽（Geddes, 1999a）。這個現象經常被理解爲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因此學者們探討選舉是如何地支持了威權政體的延續。學者們的發現主要可以歸結爲以下三種功能：(1) 洩壓閥、(2) 展示國家力量、(3) 恩庇侍從網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㈠洩壓閥

所有的威權政體都可能面臨來自內部或是外部的挑戰，這些挑戰就像壓力鍋的壓力，當有壓力時（不論是來自內部或是外部的挑戰）就開啓閥門一些，以釋放壓力（開放政治場域，例如多黨制合法化或設立議會）。故 Brownlee (2011: 811) 將威權選舉比喻爲一個洩壓閥，可以作爲一個安全機制，用來釋放社會的要求與不滿，或是藉由開放政治場域以吸引一些政治改革團體（例如知識分子或是專業人士）的支持。

㈡展示國家力量

威權國家藉由壓到性的選舉勝利，塑造出不可能被擊敗的形象，以及展示執政者的力量。不論是「無敵」的形象，或是國家在選舉過程中所展現的力量，既嚇阻了反對者的挑戰，同時也使民眾繼續對現任政權保持忠誠。這種不可能被擊敗的形象減弱了反對勢力的成長，因爲反對者知道，即使他們與其他反對者結盟也不可能獲勝。另一方面，菁英也明白，如果要延續他們的政治生命就必須繼續留在執政黨內，因此也嚇阻了政府內部菁英的叛變（Magaloni, 2006: 9）。

㈢恩庇侍從網絡

選舉構成了一個侍從主義（clientalism）的網絡，協助分配資源與利益給選民，同時交換選民對於執政者的忠誠。在侍從主義政權底下，地方的候選人必須保持與中央政府的親密性，以獲得特權或是資源。同時選民也會選擇與執政黨最爲親密的候選人而非反對者，以確保能夠獲得利益。在這個由選舉所構成的侍從網絡下，威權統治的基礎會更爲穩固（Greene, 2007；Lust-Okar, 2009a；2009b；Magaloni, 2006；Magaloni et al., 2007；Medina and Stokes, 2007）。

二、威權弱化論

威權弱化論認爲選舉削弱了威權統治的基礎，因此這一派的論點強調選舉的民主化力量。威權弱化論的觀點並不新穎，Huntington (1991: 74) 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第三波》裡提到，選舉是「弱化與終結威權政體的一個方法；[選舉]既是民主化的載具（vehicle）也是民主化的目的」，[3] 其更宣稱選舉是「獨裁的死期（death of dictatorship）」。

近來的研究則又進一步地精鍊了 Huntington 看法。Lindberg (2006；2009a: 86) 利用來自非洲國家的新證據發現，即使這些選舉被操弄或是有缺陷，定期舉行選舉還是有利於民主的萌芽。這派的觀點認爲，重複而定期的選舉產生了民主紅利（democratic dividends），使民主價值逐漸地社會化（Morse, 2012: 173），並擴散到社會其他非選舉的領域。重複的選舉也會給政治行動者誘因，進一步地擴張選舉與深化民主的價值，並使選舉和民主的品質逐漸改善（Lindberg, 2006）。

此外，Bunce and Wolchik (2009；2010) 檢視後共國家的選舉結果，提出了民主化的「選舉模式」（electoral model），強調了威權選舉所給予的機會結構。近來另一些研究關注於選舉式威權政體的選舉競爭特性，同樣支持了選舉有助於民主化的看法。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對於競爭式威權政體的跨國比較發現，當反對勢力形成策略性的聯盟時，自由化的選舉結果（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比較容易發生。Brownlee (2009b) 的研究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在政體崩潰後，比較容易被選舉式民主國家所取代。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 也發現，不存在一黨獨大的多黨選舉威權政體較爲可能民主化。這些研究都強調了選舉可能導致民主的面向。

爲何會有如此矛盾對立的觀點？如何解釋兩種觀點的不同？本文認爲兩派說法既是對的也是錯的，原因在於兩種觀點分別只適用於特定情況下的威權國家。正如 Brownlee 所指出，威權政府開始舉行選舉後，並「不代表會自然而然地步向完全的民主化，但不公正的選舉也不會因爲透過減少國際壓力和箝制反對者，而理所當然地保護統治者（2007：9）」。本文認爲，威權延長論或是威權弱化論，都忽略了一項重要的脈絡性差異：選舉競爭性的高低。霸權式威權政體與選舉式威權政體，由於彼此間的競爭度差異，而導致選舉出現不一樣的效果。

本文的下一小節，接著說明爲何將所有「選舉式威權政體」視爲同一

[3] [ ] 爲作者所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政體類型，已不敷我們分析上的需要。近來研究混合政體的學者開始注意到競爭性差異的重要性，同時爲了更好地瞭解「選舉式威權政體」內部的動態性差異，學者們根據競爭性的高低，將其進一步區分成「競爭式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與「霸權式威權政體」（hegemonic authoritarian regime）兩種次類型（Diamond, 2002；Levitsky and Way, 2002；Schedler, 2002）。兩種次類型的政體分類提供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建構本文論點的理論基礎，以及提供驗證理論的切入點。我們將會發現，如單就選舉式威權體制而言，選舉並不會改變政體變動的機率。但若將選舉式威權細分爲競爭式和霸權式兩種次類型，則前者驗證了威權弱化論，而後者則驗證了威權延長論。

參、政體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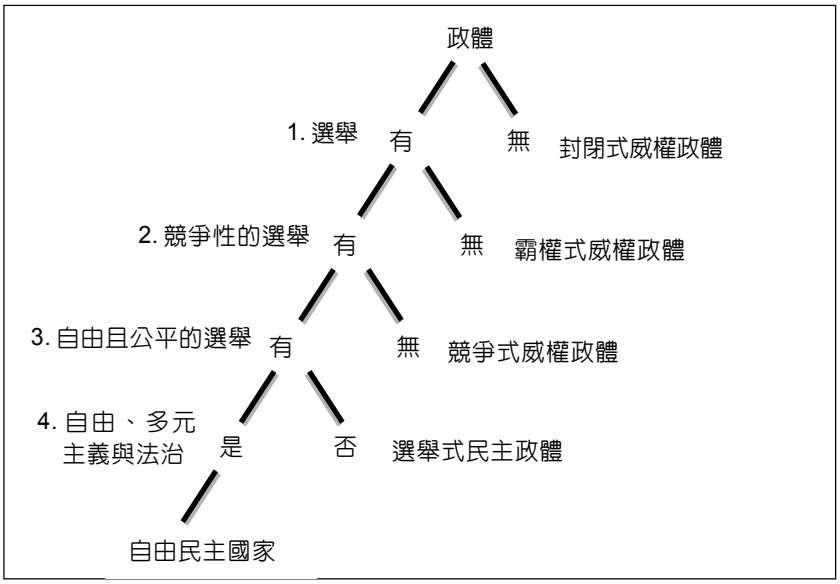
2002 年第 2 期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所刊出的系列主題文章：〈沒有民主的選舉〉（“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成爲了混合政體的早期開創文獻（Diamond, 2002；Levitsky and Way, 2002；Schedler, 2002；van de Walle, 2002）。其中，Diamond 的文章結合了 Schedler 的選舉式威權（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和 Levitsky and Way 的競爭式威權概念，提出了六分類架構的政體分類學。[4]

更進一步地，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366-367；Roessler and Howard, 2009: 105-109) 參考了 Schumpeter (1942) 的民主定義、Dahl (1971) 的競爭與參與兩面向，以及 Diamond (2002) 對於政體的分類，使用了四個標準來區分出五種不同類型的政體：(1) 國家領導人是不是由選舉所產生；(2) 如果是由選舉所產生，那麼選舉具不具有競爭性；(3) 選舉是否公平、自由；(4) 政體是不是具有法治、多元主義和自由的性質。利用上述四個標準，繪出了一個傘狀的政體分類圖，如下頁圖 2。

[4] 附帶一提，Diamond (2002: 25) 明確分類的只有五類政體，他將模糊政體（ambiguous regime）視爲無法分類進其他五類政體的殘餘類型。其他五類政體分別是封閉式威權、霸權式選舉威權、競爭式威權、選舉式民主、自由主義式民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政體分類標準



資料來源：修改自 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367)

圖 2 由上而下，先以有無選舉來區分選舉式政體與非選舉式政體。「封閉式威權政體」（closed authoritarian regime）爲非選舉式政體的代表，國家領導者並不是由人民選舉而得來。這類政體或許存在選舉，但不允許多位候選人競爭，人民僅能投給單一候選人，因此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選擇」。[5] 封閉式威權政體以外的威權政體通稱爲「選舉式威權政體」，擁有定期舉行的國家領導人選舉，其下又可以分成兩種次類型：「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

「霸權式威權政體」和「競爭式威權政體」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競爭程度的高低。前者的選舉結果總是現任者獲勝，而且是壓倒性的勝利。[6] 並且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現任者會限制反對黨和他們的政治活動，並利用媒體

5　中國是封閉式威權的典型例子。

6　「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一項定義性特徵爲存在有份量的國會反對勢力……[霸權式威權政體的] 選舉僅僅只是威權政府的裝飾品……執政者或是獨大政黨幾乎總是贏得所有席次」（Diamond, 2002: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是各種制度與團體來削弱反對者的競爭。相對的，雖然後者的選舉依然可能被執政者操縱，例如選舉過程充滿詐欺、媒體進行偏袒執政者的報導，使得反對者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地位，但是競爭式威權政體的選舉並非只是一個裝飾品，其選舉依然展現出某種程度上有意義的競爭性，甚至對執政者造成實質的挑戰（Levitsky and Way, 2002: 54），使選舉的結果帶有不確定性。正如 Schedler (2002: 47) 指出，不同的選舉式威權政體，其反對者的力量差異相當大：「競爭式威權的統治者並不安穩（insecure）；霸權式威權的統治者則是不可能被擊敗（invincible）」。[7]

「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與競爭式威權政體最大的不同在於擁有自由與公平的選舉（Diamond, 2002: 27）。儘管有時選舉的結果可能總是偏向某一邊，或是偶爾侵犯一些公民權利，但是整體來說，情況比競爭式威權政體來的輕微、次數也較少。而「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與「選舉式民主」的差異則在於更爲強調是否實現了民主的實質內涵，像是垂直課責、水平課責、法治、自由、多元主義（pluralism）等等（Diamond, 1999: 10-12）。圖 3 爲這五類政體從 1975 至 2009 年各自的比例變化，可以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比例慢慢地上升，而封閉式威權下降的幅度最快。[8]

從以上可以發現，近年來混合政體的研究開始轉向瞭解選舉式威權政體內部的動態性差異，而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區別開始受到學者們的注意（Brownlee, 2009a；2009b；Howard and Roessler, 2006；Levitsky and Way, 2010）。Morse (2012: 171) 甚至主張競爭式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區別，對於理論建構的重要性甚至大於「選舉式威權政體」與「選舉式民主政體」的差別。這一點在本文之後的討論中將變得更爲清楚，競爭度的高低在理論上與經驗分析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接著下一節，本文會闡述爲何低度的競爭性鞏固了威權政體，相對地，高度的競爭性使威權政體呈現相當的不穩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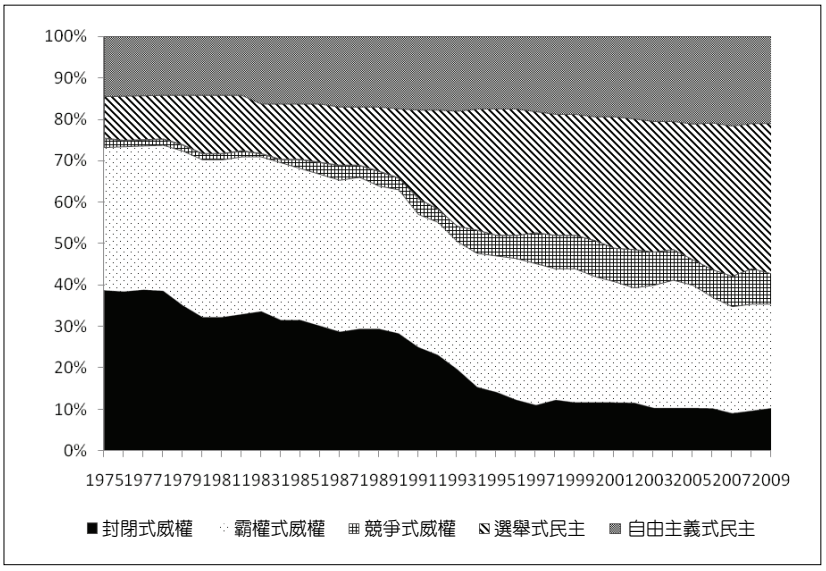
---

7 霸權式威權的典型例子是埃及；競爭式威權的例子則是亞美尼亞。

8 此五類政體的操作化定義請參見附錄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　五分類政體比例變化（1975-2009）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Polity IV 與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 自行編碼而成

肆、理論建構與研究假設

競爭性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爲執政者與反對者彼此力量高低的差別，因此選舉就像是個翹翹板遊戲（tipping game）（Van de Walle, 2006），當哪一邊力量強，選舉就增強哪一邊的力量（往某一方倒）。基於此，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的區分是有意義的：霸權式威權政體的選舉競爭性低，選舉的結果就如許多支持威權延長論的學者所發現，幫助了威權統治。[9]

更重要的是，低度競爭的選舉讓霸權式威權政體成爲一種**均衡**的狀態，使之不易發生政體的變動，進而穩固了霸權式威權政體。本文將此種穩定的均衡狀態稱之爲「霸權均衡」。爲何是一種均衡狀態，要從威權國

[9] 不過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競爭程度高不必然代表局勢就站在反對者這邊。正如 van de Walle (2006) 所發現，非洲許多國家的選舉因爲反對勢力的分裂，反而讓得票率沒有過半的威權統治者持續地勝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實際的政治運作來看，而不能夠從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來理解。傳統看法認爲選舉制度會傷害威權政府，但實際運作的結果卻恰好相反。現任者的主宰地位改變了選舉的邏輯，導致選舉在各方面鞏固了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威權統治。在霸權式威權政體底下，執政者享有國家資源的壟斷以及強迫（coercion）的手段，在選舉時擁有壓倒性的優勢（Greene, 2007）。接著，下面說明爲何選舉幫助了霸權式威權政體，以及如何導致均衡的結果。

民主選舉與威權選舉兩者在運作上存在邏輯的差異。很多人指出威權選舉是假的、沒有實質意義，但是如果選舉僅僅只是演戲，爲何獨裁者仍願意冒著可能敗選的風險，花這麼多精力去舉行選舉？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瞭解威權選舉和民主選舉的邏輯是不一樣的。威權選舉不具有一般民主國家制定政策的功能，因此驅動選民以及候選人的邏輯不在於策劃國家政策方向。在實際運作上，威權「選舉在本質上是關於如何取得國家資源——而非由民主的過程來改變遊戲規則」（Lust-Okar, 2009b: 240），這個性質使選民、候選人以及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增強了威權統治並延續政權。Lust-Okar (2009a；2009b) 將上述「取得國家資源」的現象，稱之爲「競爭性侍從主義」（competitive clientelism），參選人參與選舉競爭是爲了競爭分贓的機會，同時他們決定政策結果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Lust-Okar, 2009b；Magaloni et al., 2007）。她指出這個現象主宰了霸權式威權國家的國會選舉邏輯。[10]

Gandhi and Lust-Okar (2009: 407) 充滿洞見地指出：無論威權政府最初因爲怎樣的原因而舉行選舉，選舉最終都會演變成類似的制度限制，而產生相似的政治動態性。事實上，Magaloni 等認爲任何的獨佔性政治市場（monopolistic political markets）都會盛行侍從主義，他們理由在於：「政治權力爲獨佔的情況下，嚇阻了離開（deter exit）（無論選民或是政治人物）」（Magaloni et al., 2007：184）。Magaloni 等的觀察剛好與 Lust-Okar 對於競爭性侍從主義的描述不謀而合。由於取得國家資源是威權選舉中最爲重要的事情，選民會投給能夠提供服務的候選人，同時候選人也必須與

[10] 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47) 也指出「黨內的競爭性並不會減少侍從主義，反而是加強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執政者保持親密的關係，以獲得來自國家的特權或是資源。在政治獨佔的情況下，能夠提供選民利益與資源的候選人，必然與執政者關係較好，同時選民也知道，只有執政黨的候選人有能力提供服務。[11] 爲了獲取選票，候選人會標榜自己的執政黨色彩，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相較下，獨立或是反對黨候選人因爲提供服務的能力不強而在選舉中被邊緣化。因此，在獨佔的政治結構下，選民或是候選人都沒有誘因離開執政黨，造就了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穩定性。

獨佔的政治權力這一特徵相當地重要，前述威權延長論的三個論點，都因爲政治權力集中於執政者而加強了效果。首先，威權政府可以輕易地控制洩壓閥，決定何時開啓或關閉。由於擁有支配性的優勢，執政者可以任意改變制度以配合需要，例如改變選舉制度以形塑選民與候選人的選舉行爲。其次，霸權的地位也加強了現任者無可匹敵的形象。第三、威權政府獨佔政治與經濟資源，例如公部門職位、或依賴政府的私部門經濟，加強了社會對於政府的依賴。[12] 此外，執政者對資源的獨佔性掌控也會反過來加強選舉時對選民的動員，以塑造壓倒性的勝利以及恩庇侍從的網絡。威權延長論的三個論點會相互加強，防止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也降低了反對者挑戰的可能性、並維持選民的忠誠。

因此選舉穩定威權政體的關鍵在於：獨佔政治權力下，選舉幫助形成結構的「均衡」狀態。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霸權式威權政體相當地穩定，但穩定並不足以描繪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眞正性質。事實上，霸權式威權政體達成了一種均衡狀態，均衡的結果使得執政黨甚至可以不必施展太多的操縱，或是使用脅迫的手段來影響選舉就可以達成霸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均衡的意義在於沒有一方會願意主動退出執政黨：獨佔的政治權力嚇阻了脫離現況的誘因。「公民的選擇是自由的，但他們被一系列的策略困境所限制，只能被迫對政權保持忠誠」。「獨裁均衡的悲劇在於：反對者的派系以及選民，在維持威權統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Magaloni,

---

[11] 例如國會議員可以利用他們的職位和影響力來施壓官僚或國家機關給予一些特權、執照、工作機會或其他一些國家資源給他的選民。

[12] 例如 Magaloni (2006: 72) 發現墨西哥政府會利用一系列的政策讓鄉村地區的農民一直陷於貧窮，因此鄉村地區只能支持政府以獲得國家的恩庇資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6: 19、27）。

一、均衡的破壞與不穩定性

何時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均衡會被破壞？正如上面所分析，霸權式威權政體相當的穩固，要動搖統治的基礎確實非常的困難，但是這不代表均衡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事實上，在所有其他條件都不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期霸權式威權統治的均衡會永遠維持下去，選舉也會作爲鞏固威權而持續發揮效用。然而，眞實的世界是動態的，不會有所有其他條件永遠都不會改變的情況，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受到傷害，均衡就會開始發生改變。

爲了維持威權統治，霸權式威權政體必須：第一，提供足夠的物質獎勵。第二，需要動員足夠多的選民去投票，以達成壓倒性的勝利。第三，贏得夠多的席次來保持任意改變制度的能力。[13] 在均衡狀況下，選舉可以作爲執政者維持統治的機制，幫助達成上述三個條件，但在一些脈絡下，例如發生經濟或是政治資源的匱乏，選舉可能反過來破壞威權統治。理由很簡單（Lust-Okar, 2009b: 245）：

> 霸權政體的選舉穩定性來自於統治菁英分配資源的能力。選民是否投給親政權的候選人，或候選人選擇是否以親政權的身分競選，都有賴於他們相不相信統治菁英會繼續地壟斷資源與握有權力。如果現任者無法提供資源或政府因爲政治因素（例如戰敗或經濟危機）而出現脆弱性，選民或是候選人就可能開始變節，而選舉會變得更爲**競爭**。（粗體爲筆者所加）

Lust-Okar 的陳述簡單又明瞭，更重要的是她點出均衡的改變導致了競爭的出現（見上方引述內容的粗體重點）。只要現任者無法維持均衡，可能的挑戰者就會出現。Schedler (2009: 294) 指出「霸權式威權國家與競爭式威權國家的重要差別在於制度化的程度：霸權式威權政體處於**均衡**，而競爭式威權政體則不是」。[14] 此外，Levistsky and Way (2002: 60) 也發

[13] 這三點引自 Magaloni (2006: 52) 對於墨西哥的研究，然而這三項特徵也可以適用於一般霸權式威權政體。

[14] 粗體爲筆者所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競爭式威權政體的出現的路徑之一來自於原本威權政體的弱化（decay），使威權統治者被迫更爲遵守原爲虛有其表的民主制度。霸權均衡被破壞的結果，使得政體變得更爲競爭。

缺乏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均衡狀態，競爭式威權政體變得相當不穩定。反對者的勢力可能逐漸變大，而現任者則在面臨各種挑戰下試圖繼續維持統治。此時現任者可能會更加激烈與密集的使用操縱與詐欺的手段來改變選舉結果，對各項公民權利的侵害也會加劇，同時對於反對者的人權壓迫可能會更爲嚴重。例如 Magaloni (2006: 6) 指出，1950 至 70 年代的墨西哥雖然競爭的程度比 80、90 年代來得低，但是 PRI 操縱選舉的程度卻比較小，甚至一些早期的學者認爲當時的墨西哥是民主國家。[15] 然而自 1980s 開始，墨西哥的選舉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各種操縱與壓迫的手段使用得更爲頻繁。[16] 因此競爭的提昇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並不是一致的概念，在競爭激烈的時候，國家可能會變得更爲不民主。

然而，從霸權式威權政體變成競爭式威權政體，並不保證未來一定可以民主化。執政者的操縱和壓迫手段是個雙面刃，或許會引起大眾的憤恨而引起反彈，但也可能成功地壓制反對勢力，並重新回到過去的霸權均衡結構（如果脈絡條件有利於現任者）。因此脫離了均衡不一定就代表正邁向民主化的道路前進，有時候也可能朝向威權發展。例如 Bunce and Wolchik (2009: 267) 對於後共國家的研究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的選舉同時助於民主的與威權的發展。Roessler and Howard (2009) 也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政體來得不穩定（volatility），既可能民主化，也可能變得更爲威權。

但相較於處於霸權均衡下的狀況，競爭式威權政體多了更多制度上的機會（即選舉），可以讓民主的支持者完成民主化。Schedler (2009: 312) 也指出「除非陷入霸權政黨的均衡陷阱中，威權政體下的多黨制選舉**似乎**

15　例如 Lipset (1959) 關於民主與經濟的經典文章裡認爲墨西哥是民主國家。

16　Schedler (2002: 46) 發現當 PRI 在 1980s 開始受到民主化的壓力時，它的第一個反應是使用選舉詐欺的方式來防止反對黨增強。Diamond (2002: 33) 也指出類似的現象，他發現民主程度和競爭程度不是一致的，當競爭加劇時，統治者可能會用最惡劣的手段來對付挑戰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爲民主化的引發點（trigger）」。[17] 雖然 Schedler 並未強調脫離了霸權統治的均衡就一定會民主化，但他也保留地認爲（見上述引用粗體重點，「似乎」），競爭性高的政治環境應該比低度政治競爭的環境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化。另一方面，威權弱化論的論點在選舉競爭性較高的環境下才比較可能得到發揮。Brownlee (2009b) 的研究支持了這個想法，他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在政體崩潰（breakdown）後比較容易被選舉式民主政體取代。確實，我們不能夠期待當霸權式威權政體開始變得較爲選舉競爭時，民主的力量最後一定會獲勝，但競爭的環境使民主的出現成爲可能的結果之一。

二、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對於霸權均衡與競爭式威權政體的討論，可以獲得以下的研究假設：

H1：霸權式威權政體因爲處於一種均衡的狀態，故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ceteris paribus），霸權式威權政體比競爭式威權政體來得穩定，不易發生制度變動；因此，**競爭式威權政體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制度變動**。

H2：不存在霸權均衡的競爭式威權政體，政體的選舉競爭性較高，反對者有能力挑戰現任者，甚至贏得選舉，其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高；因此，**競爭式威權政體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化**。

H3：處於非均衡狀態下的競爭式威權政體，其不穩定的特性使其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相比，有較高的可能性發生民主倒退；因此，**競爭式威權政體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倒退**。

H4：雖然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使其既容易民主化也容易民主倒退，但鑑於競爭式威權政體存在稍具實力的反對者，民主化的可能性應該比較大；因此，**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大於發生民主倒退的可能性**。

---

[17] 粗體爲筆者所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研究設計

一、研究的對象與時間範圍

本文收集了 1975 至 2007 年間的選舉式威權國家資料。[18] 這段期間共橫跨 33 年，剛好涵蓋了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間。雖然選舉式威權政體不是全新的現象（Diamond, 2002: 23），但鑑於這類政體的特殊性直到第三波民主化以後才逐漸顯現，尤其是冷戰結束後選舉式威權國家在數量上達到高峰，成爲威權國家的典型型態（Schedler, 2002），選擇這段期間作爲研究的時間範圍應是相當合適。[19]

二、資料結構與變項

㈠ 資料結構

Geddes (1999a) 將政體定義爲「選擇國家領導人或決定政策的一組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或程序」，而當「政體崩潰」（Breakdown）的時候才算是一個政體的結束。比較政治經常使用的 Geddes 威權國家資料庫，就是使用上述的定義來界定一個政體的開始與結束。[20]

然而本文認爲，競爭式威權政體不穩定之特色不在於政體的崩潰，而是表現於制度的變動。如本文前所述，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穩定性在於結構

18　政體的操作化方式請見附錄一。

19　另一方面，選擇這段時間的現實因素則是受限於資料來源。用來操作化選舉式威權國家的資料來自世界銀行的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Beck et al., 2001），此資料庫目前涵蓋時間更新到 1975 至 2009。此外，本文也使用了 Correlates of War 的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4.0)（Singer, 1988；Singer et al., 1972），此資料庫目前更新到 1816 至 2007 年。受限於這兩個資料來源的時間涵蓋限制，本研究的研究時間範圍設爲 1975 至 2007。

20　由於本文並非採用 Geddes 的政體定義與操作化方式，故此處不另加說明。然讀者如有興趣瞭解 Geddes 的操作化方式，請參見 Geddes (1999a) 或 Geddes et al. (2012)。最早期的 Geddes 威權資料庫出自 Geddes (1999a)，但是此最早版本並未涵蓋君主制國家。近年 Geddes et al. (2012) 更新了此資料庫，涵蓋更長時間和更多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均衡，此種均衡使政體不僅不容易崩潰，也不容易發生制度上的轉變；相反地，競爭式威權政體的現任者雖然在短期間內沒有敗選的可能性，但面對已經稍具實力的反對者所提出的挑戰，必然會有所回應。此時競爭式威權政體尚未發生崩潰，但是其制度面的特徵卻不斷在變動中。例如，執政者可能會改變各種制度與遊戲規則、更加箝制人民的政治權利；同時，操縱選舉的次數變得更加密集，或反方向地，釋出部分政治空間來安撫可能的挑戰者。另一方面，競爭式威權政體所經歷的路徑彼此間差異相當大，有的在掙扎過後存活下來，有的尚不斷地在掙扎之中，有的則步上民主化的道路，或變得更加威權。若我們只看政體的崩潰，將無法分析競爭式威權政體在崩潰前的掙扎過程，以及這段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穩定性。事實上，政體崩潰只會在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的時候出現，因此如果只看政體崩潰，很可能會低估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21]

鑑於上述理由，爲了分析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我們需要一種比政體崩潰較爲寬鬆的制度變動定義。在這一方面，Polity IV 界定了最低標準（minimal standard）的「政制變動」（polity change）（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b: 30）：每當政體分數（POLITY）發生改變時（無論改變多少分），在改變的該年編碼爲 1，表示在該年發生了制度性的變動。如果編碼的變動是多年期間發生（即橫跨較長時間的政體轉型期），則在轉型結束的最後一年編碼爲 1（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b: 29、35）。[22]

藉由上述的規則，同時也界定了本文所定義的「期間」（spell），即發生制度變動的隔年到下次發生制度變動的期間，視爲一個期間。而存續時間（duration）則是指上一次事件至觀察當年（t）所經過的時間，也就是目前政體分數至觀察當年（t）有多少年沒有發生改變。[23]

實際的資料結構舉例舉如表 1，本文收集各個國家每一年的資料，所

---

[21] 此外 Geddes 的威權政體資料庫排除了壽命小於 3 年的政體，這樣的處理也會低估不穩定性。

[22] Polity IV 比過去的版本（例如 Polity III）新增了一組關於政體轉型與變動的變項。這組新建的變項可以幫助研究者辨識出政體何時發生了制度性的變動。在實際作法上，本研究使用 Polity IV 的 D4 變項來辨識何時發生制度變動。

[23] 「期間」與「存續時間」爲事件史分析的術語，關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詳見後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同個國家在每一年均存有一個觀察單位，例如祕魯從 1991 至 2001 年有 11 筆資料。此外祕魯在 1991 至 1992 年、1993 年和 1994 至 2001 分別是三個不同的期間（期間 ID 不同）。2000 年政體分數 -88 爲轉型期，根據 Polity IV 的規則，將轉型結束的 2001 年做爲制度變動年。

表 1　制度變動的例子－祕魯

國家	年	國家 ID[a]	期間 ID[b]	政體分數	存續時間 (duration)	制度變動	說　明
祕魯	1991	135	78	8	1	0	
祕魯	1992	135	78	-3	2	1	←制度變動
祕魯	1993	135	79	1	1	1	←制度變動
祕魯	1994	135	80	1	1	0	
祕魯	1995	135	80	1	2	0	
祕魯	1996	135	80	1	3	0	
祕魯	1997	135	80	1	4	0	
祕魯	1998	135	80	1	5	0	
祕魯	1999	135	80	1	6	0	
祕魯	2000	135	80	-88	7	0	←轉型期
祕魯	2001	135	80	9	1	1	←制度變動

[a] Polity IV 的國家編碼
[b] 期間 ID（spell ID）爲作者自行編碼
資料來源：Polity IV

㈡依變項

說明完資料結構，接下來具體說明如何操作化依變項。本研究的依變項共有三個：(1) 制度變動、(2) 民主化、(3) 民主倒退。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制度變動

第一個依變項爲制度變動，如前所述，本研究認爲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表現在制度的變動，越爲頻繁的制度變動表示越不穩定。爲了捕捉制度改變的頻繁程度與不穩定性，Polity IV 的政體分數是一個很好的測量變項，可以用來判斷何時發生制度變動。政體分數乃是根據制度的特徵來做評分，也就是由「制度化的民主與獨裁」（institutionalized democracy and autocracy）（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b: 14）之程度來決定分數的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低。因此當分數改變時，意謂著某些民主制度的特徵發生了變化。[24] 在實際的經驗現象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些國家在短短的數年內發生了好幾次的政體分數變化，但是有些國家的政體分數卻可以維持 30 年而不變。爲何部分國家這麼的穩定，而部分國家的政體分數卻高低變動許多次？透過政體分數的重新編碼可以幫助我們處理這個現象的特殊性。

制度變動變項的操作化方法如下：當政體分數編碼發生改變時，即在該年編碼爲 1。如果是橫跨多年的轉型現象，則在轉型的最後一年編碼爲 1（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b: 29、35）。[25] 未發生制度變動的年份均編碼爲 0。

2. 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由於制度變動將政體分數的改變（不論是變多或是變少）都編碼爲 1，雖然可以讓我們初步地了解政體的不穩定性，但是卻無法分析制度改變的方向，因此制度變動只是分析的第一步，接著將制度變動的性質再做區分，進一步分析何時政體會朝向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發展。具體的操作化如下：

當制度變動發生時，如果變動後的分數比變動前的分數來得低，則在變動該年編碼爲 1，表示發生了民主倒退（比原來更爲威權）。

如果變動前是威權政體（即政體分數≤5），變動後變成民主政體（即政體分數≥6），則在變動發生該年編碼爲 2，表示該年發生民主化。

未發生民主化或民主倒退的年份均編碼爲 0。[26]

---

[24] 詳見 Polity IV 編碼本。

[25] 即 Polity IV 的 D4 變項之作法。不過 D4 把新建立的國家（state creation）和國家轉變（state transformation，例如南葉門與北葉門合併爲葉門）的第一年也編碼爲 1，本研究將這種情況重新編碼回 0。

[26] 兩個依變項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爲本文之後將用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來分析民主化與民主倒退，此兩個依變項將會放在一個模型中同時進行估計。對照類別（baseline category）爲沒有發生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的年份。Wright (2009) 對於國際援助的研究也使用類似的方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㈢ 自變項與控制變項

本文主要的自變項爲選舉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操作化的方式請參見附錄。而其他控制變項則包括人均 GDP、[27] 經濟成長表現、[28] 綜合國力指數、[29] 行政與立法選舉年、[30] 區域變項、[31] 地區與全球的民主程度、[32] 過去的民主經驗、[33] 前英國殖民地、[34] 族裔分歧度、[35] 後冷戰時期、[36] 貿易開放度。[37]

伍、實證策略

根據上述依變項的編碼方式，本研究的資料結構是「二分類依變項時間序列橫斷面」資料（Binary Time- Series Cross-Section, BTSCS）。BTSCS 資料於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領域中相當常見，然而這種資料結構下，同一個國家被記錄多年而成爲多筆的樣本，因此這些樣本存在時間上的相關性，違反了樣本之間必須獨立的迴歸假設。爲了處理 BTSCS 資料的時間相依性（temporal dependency）問題，Beck 等（以下簡稱 BKT）提供了一項解決方案：在一般的對數勝算模型（Logit model）中加入「自然三次

---

27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7.0 (Heston et al., 2011)。

28 長期的經濟成長表現爲「期間」（spell）內每一年的人均 GDP 成長率加起來除以年數」平均得來。短期的經濟成長表現爲去年的經濟成長率。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7.0 (Heston et al., 2011)。

29 資料來源：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4.0) (Singer, 1988；Singer et al., 1972)。

30 資料來源：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ck et al., 2001)。

31 資料來源：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Dataset (Teorell et al., 2011)。

32 資料來源：Polity IV (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a)。地區民主分數則爲同一區域之國家的平均分數。區域共分 10 類：(1) 東歐與前蘇聯加盟國、(2) 拉丁美洲、(3) 北非與中東、(4) 下撒哈拉非洲、(5) 西歐與北美、(6) 東亞、(7) 東南亞、(8) 南亞、(9) 大平洋地區、(10) 加勒比海地區。

33 計算 1975 年以後政體分數正向變動的次數。

34 資料來源：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Dataset (Teorell et al., 2011)。

35 資料來源：Alesina et al. (2003)。

36 作者自行編碼，1989 以後爲後冷戰時期。

37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7.0 (Heston et al., 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條」（nature cubic splines）以估計時間風險（Beck et al., 1998）。[38]

然而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a) 指出「自然三次樣條法」對大多數的政治學者來說太過晦暗（opaque），故許多使用此法來解決時間相依性問題的文章，並未解讀樣條（spline）所估計出來的風險（hazard）或是畫出風險率圖。因此，Carter and Signorino 呼籲使用較爲直覺的方法，也就是使用「存續時間的 3 次方」（即 duration, duration^2, duration^3）而非樣條來估計基準風險。他們發現存續時間的 3 次方與樣條所估計的效果一樣好，但使用上卻簡單許多。鑑於此，本文使用「存續時間的 3 次方」來估計模型的基準風險率。[39]

此外，雖然「時間」不是這些研究者們所關心的自變項（Beck, 2010），但是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b) 也指出藉由畫出風險率圖，依然可以增加我們對於研究圖像的瞭解。例如 Warwick (1992) 的研究發現內閣在任時間越長，越容易終止（termination），也就是時間長短會影響內閣的更迭。Finocchiaro and Lin (2000) 對於美國國會議員的任期研究，也發現在任的時間長短會影響連任的可能性。Lin and Guillén (1998) 也發現美國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風險會隨著時間改變。雖然這些研究不是討論政體存續，但是時間相依性（temporal dependency）的情形於本研究中依然存在，因此考慮時間的長短是否會影響選舉式威權政體的制度變動或民主化，是相當直觀且合理的。鑑於過去這些研究的發現以及 Carter and Signorino 的建議，本文接下來的實證分析將會畫出風險率圖。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透過解讀風險率圖，確實大大增加了我們對於選舉式威權國家的理解。

---

[38] BKT 指出 BTSCS 資料跟「離散時間事件史分析」（discrete time event history analysis）的資料結構是一樣的，因此這個方法本質上就是「離散時間事件史分析」。加入「自然三次樣條」是爲了估計事件史分析的基準風險率（baseline hazard rate），並藉此調整時間相依性的問題。因此 BTSCS 資料可以放在事件史分析的框架下來討論，並同樣可以估計基準風險率（hazard rate）以及存活函數（survival function）。

[39] Beck (2010) 並不完全認同這個作法，因此本文也嘗試使用樣條法來估計基準風險率，得到的結論和存續時間的三次方法完全一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

一、描述統計

在進入較爲複雜的迴歸分析之前，本節先從簡單的描述統計開始。表 2 列出了各種政體類型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次數與百分比。透過比較描述統計，可以初步瞭解不同政體間，三種事件發生的頻率是不是存在差異。

首先，比較表 2 的選舉式威權政體與封閉式威權政體，兩者發生制度變動的百分比幾乎一樣，大約是 9.9%，與全部的威權國家發生制度變動的頻率差不多。初步來看，選舉式威權政體並沒有顯著地易於發生制度變動。至於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頻率部份，雖然選舉式威權政體發生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百分比高於封閉式威權政體，然而同樣地，兩種政體之間的差距並不特別明顯。

表 2　不同類型政體的制度變動、民主化與民主倒退頻率比較

	政體年數	制度變動	民 主 化	民主倒退
		次數 (%[a])	次數 (%[b])	次數 (%[c])
全部的威權政體	3021	299 (9.90%)	75 (2.48%)	73 (2.42%)
選舉式與非選舉式威權政體				
封閉式威權政體	1128	111 (9.84%)	21 (1.86%)	22 (1.95%)
選舉式威權政體	1893	188 (9.93%)	54 (2.85%)	51 (2.69%)
霸權式與競爭式威權政體				
霸權式威權政體	1668	149 (8.93%)	34 (2.04%)	39 (2.34%)
競爭式威權政體	225	39 **(17.33%)**	20 **(8.89%)**	12 **(5.33%)**

[a]（制度變動次數 / 政體年數）%
[b]（民主化次數 / 政體年數）%
[c]（民主倒退次數 / 政體年數）%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Polity IV 與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 自行編碼而成

接著，比較本文的核心對象：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從表 2 馬上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在制度變動的部份差異相當大，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百分比是 8.93%，競爭式威權政體則是 17.33%，後者幾乎是前者的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倍。競爭式威權政體顯然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制度變動。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發生頻率上：霸權式威權政體發生民主化的百分比是 2.04%，競爭式威權政體則是 8.89%，後者是前者的 4 倍有餘；比較民主倒退的部份，兩者之間的差距也在 2 倍以上。從描述統計的初步分析，可以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相較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不穩定，也傾向於容易發生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

上述的發現，顯示區別出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是有意義的，並有以下三點重要性。首先，表 2 的初步發現，正當化了將選舉式威權政體根據競爭性強度來分類的作法。第二，鑑於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如果將霸權式威權政體與選舉式威權政體視爲同一類政體（即通稱爲選舉式威權政體），很可能會錯失兩者差異性所具有的理論意涵。第三，描述統計的部分，也初步地支持了本研究的 H1 到 H4。然而，爲了得到更爲穩固的結論，還需要分析經過變項控制之後的結果，因此接著我們將分析轉向較爲複雜的迴歸模型。

二、制度變動、民主倒退與民主化的迴歸分析

㈠制度變動

表 3 模型一的依變項是制度變動，藉由模型一的估計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檢證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H1）。模型解讀的方式如下：係數如果爲正，表示該變項會增加制度變動發生的可能性，係數如果爲負，則表示該變項會減少制度變動發生的可能性。所有的模型都加上了控制變項，但爲了節省空間以及讓版面較爲簡潔與容易判讀，此處僅列出較爲重要的變項。[40] 此外，所有的模型也針對樣本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使用依據期間（spell）集群（cluster）的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來修正之。

從模型一可以發現，競爭式威權國家的係數爲正，且達到統計顯著。很顯然地，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制度變動的可能性比較高。不過此處要提

[40] 完整的估計結果，請參見附錄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醒的是，對於虛擬變數的判讀必須參照對照組，因此這個估計結果必須解讀爲相較於霸權式威權政體，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制度變動的可能性比較高，且統計顯著。這個結果證實了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H1）。

此外，平均 GDP 成長率也是顯著，且係數爲負。這個變項代表的是政體長期的經濟表現，因此係數爲負表示當政體長期經濟表現不佳時，會提高制度變動的可能性（負的經濟表現乘上負的係數，結果爲正，代表提高了制度變動的可能性），相反地當經濟表現良好時，則降低了制度變動的可能性。另外，行政選舉年和立法選舉年的變項也是相當顯著，然而這項結果的解讀必須較爲小心。因爲 Polity IV 對於國家民主程度的評比，時常是根據選舉的結果來修改，[41] 所以這個顯著性只能解讀爲許多的制度變動是發生在選舉該年，而不能夠將選舉本身視爲具有推動制度變動的因果作用力。[42]

㈡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模型二所納入的變項與模型一完全一樣，只有依變項不同；模型二的依變項，分別是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由於模型二使用的是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兩種事件——即民主化與民主倒退——在同一個模型中同時被估計，所以民主化與民主倒退分別有一欄估計。[43] 模型二的參照類別（baseline category）是沒有發生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的年份，在解讀模型上跟模型一類似，係數爲正代表變項提高民主化發生的可能性，反之亦然。[44]

---

41 Freedom House 或是其他種類的民主資料庫亦有類似的情形。

42 Teorell and Hadenius (2009) 的模型也發現選舉年對於民主程度的提升有顯著性。

43 從存活分析的術語來說，表 3 模型二即爲「離散時間的競爭風險存活模型」（Box-Steffensmeier and Jones, 2004）。

44 確切地說，在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中，變項係數代表的是：對照於參照類別（或事件）（baseline category）的發生可能性，其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由於我們研究的參照對象是沒有發生事件的年份，因此係數可以判讀成發生某事件的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選舉式威權政體的制度變動、民主倒退與民主化分析

變　　項	模型一	模型二 [c]	
	制度變動	民主倒退	民主化
競爭式威權國家 [a]	0.715***	1.014**	1.389***
	(0.252)	(0.428)	(0.429)
ln（綜合國力指數）t-1	-0.051	-0.154	-0.130
	(0.0791)	(0.134)	(0.112)
ln（人均 GDP）t-1	-0.0933	-0.256	0.586**
	(0.132)	(0.205)	(0.243)
平均 GDP 成長率	-0.114***	-0.113***	-0.122**
	(0.0280)	(0.0435)	(0.0582)
行政選舉年	1.402***	0.586	1.562***
	(0.214)	(0.489)	(0.418)
立法選舉年	0.972***	0.531	1.428***
	(0.195)	(0.387)	(0.380)
常數	-2.230**	-1.072	-8.390***
	(1.025)	(1.638)	(2.082)
其餘控制變項 [b]	有	有	有
存續時間、存續時間 [2]、存續時間 [3]	有	有	有
N	1734	1734	1734
Pseudo R-squared	0.161	0.209	0.209
Log pseudolikelihood	-465	-337.5	-337.5

括號內數字爲依據期間（spell）集群（cluster）的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
***p<0.01, **p<0.05, *p<0.1
[a] 對照組是霸權式威權政體。
[b] 其餘控制變項包含：GDP 成長率（t-1）、下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中東與北非、東歐與前蘇聯加盟國、地區平均民主程度（t-1）、世界平均民主程度（t-1），過去民主變動次數、前英國殖民地、族裔分歧度、冷戰後時期、貿易開放度。
[c] 模型二爲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故一個模型內同時有兩種事件的估計結果。
附註：模型一的依變項爲制度變動。模型二的依變項有兩種：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資料來源：請參見附錄三

模型二馬上可以發現，無論依變項是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競爭式威權政體變項均依然相當顯著且係數爲正。即使經過眾多變項的控制，競爭式威權政體依然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這個結果證實了本研究的假設 2（H2）與假設 3（H3）：競爭式威權政體較爲容易發生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此外，透過比較競爭式威權政體在不同依變項（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的係數，可以得知哪種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相對較高。模型二顯示，雖然競爭式威權政體在民主化與民主倒退兩種依變項下都統計顯著，但是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大於民主倒退，前者的係數是 1.389，大於後者的係數 1.014。雖然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特性，使其相較於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化或民主倒退，但整體來說發生民主化的機率仍高於民主倒退。這項發現也支持了本文的第四個假設（H4）。

在經濟表現變項方面，平均 GDP 成長率依然顯著，且無論依變項是民主化或是民主倒退，係數均爲負向，代表持續的經濟成長有助於政體穩定，使政體既不容易發生民主化，也不容易發生民主倒退。在經濟發展程度方面，可以發現人均 GDP 對於民主化的發生具有顯著性，但對於民主倒退則不顯著。這個結果部分支持了現代化理論：當經濟發展程度越高，越有可能發生民主化（Boix and Stokes, 2003；Boix, 2011；Epstein et al., 2006；Lipset, 1959），但我們的結果發現，經濟發展程度並不影響民主倒退的發生。[45]

另外一個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差異處，在於選舉年可以增加民主化的可能性（統計顯著），但不影響民主倒退的發生（統計不顯著）。如同我們在模型一的分析已經指出，選舉年的顯著性不能當做本身具有因果作用力的變項，然而從表 3 可以得知，民主化多半透過選舉的結果而發生，但是民主倒退的發生通常不是由選舉的結果所引發。這個發現呼應了 Bunce and Wolchik (2009) 的民主化「選舉模式」（electoral model），她們指出冷戰結束後，民主化的發生多半是經由選舉的結果（Wolchik and Bunce, 2006）。

三、風險率與存活率之比較

從上述模型一與模型二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獲得一個較爲明確的圖像：競爭式威權政體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倒退

[45] 這個結果某種程度上與現代化理論相違，如果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的成長與進步，應該也可以降低民主倒退的可能性。因此，這裡的結果有兩個重要的意涵或可能性：第一：經濟發展程度對於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效果是不一樣。第二：Geddes (1999b: 118) 的表 1 指出中等經濟發展程度的階段，發生民主或是威權的機率是一樣的，因此此處的不顯著或許是因爲相互抵消的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及民主化。然而進一步繪出風險率圖，不僅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也可以透過解讀風險率來加強理論的驗證。本節利用表 3 所估計出來的結果，繪出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風險率圖與存活率圖。透過比較兩類政體在圖形上的差異，我們可以更爲細緻地分析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動態性差異。

首先，由尚未經過變項控制的制度變動風險率與存活率開始分析。[46] 圖 4-1 同時繪出了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制度變動風險率圖。從圖中可知，不管政體已經存活多少年，競爭式威權政體的風險率均明顯地高於霸權式威權政體。一開始，兩類政體的風險率都處於相對低點，但過幾年後，風險率會上升，幾年後又下降。霸權式威權政體只在創立之初（5 至 10 年）面臨稍高的風險，但如果可以度過這段時期，風險率就會開始下降。[47] 相比之下，競爭式威權政體在最初的那段「危險期」，風險率上升的幅度大於霸權式威權政體。[48] 雖然圖 4-1 的風險率圖尚未經過其他變項的控制，但是已經可以初步地讓我們觀察到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相對穩定性，以及競爭式威權政體較高的制度變動風險。圖 4-2 繪出了兩類政體的存活率圖，這裡不意外地，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存活率在不同的存續時間，均始終高於競爭式威權政體。

接著，圖 5-1 是經過變項控制過後的制度變動風險率圖，[49] 可以很清楚地發現與圖 4-1 有極大的不同：經過其他變項的控制之後，競爭式威權政體的不穩定性完全地暴露出來了。在轉型成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最初幾年（前 8 年）是發生制度變動的高危險期，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制度變動的風險急速地上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競爭式威權政體可以度過 8 年而沒有發生制度變動，風險率又會開始急遽的下降，到了 10 年之後甚至風險率比霸權式威權政體還要低。[50] 整體而言，競爭式威權政體呈現出波

---

46 即模型內僅放入競爭式威權政體的虛擬變數以及估計基準風險率的「存續時間 3 次方」。

47 似乎可以推論，若霸權式威權政體安然度過這段「危險期」，霸權均衡更爲穩固，因此風險率開始下降。

48 我們樣本裡面的競爭式威權政體，存續最長的時間是 14 年。

49 圖 5-1 來自表 3 的模型一。

50 該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原因之一或許在於競爭式威權政體也達到了另一種的均衡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相當大的風險率變化，與霸權式威權政體平穩的風險率相比，是頗大的區別。透過圖 4-1 與圖 5-1 的比較，更進一步地驗證了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H1），競爭式威權政體確實較爲不穩定，而高低起伏的風險率更具體地展示了不穩定的特徵。另一方面，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穩定性也可以由圖 5-1 所證實。霸權式威權政體原本在圖 4-1 所呈現最初幾年（即 5 至 10 年）較高的風險率，經過變項控制後也變得更爲平緩，發生制度變動的風險變得更低，甚至如果政體存續的越久（17 年至 23 年），風險率還會微幅地下降。至於圖 5-2 存活率的部份，同樣不意外地，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存活率依然明顯高於競爭式威權政體。

接著分析民主倒退的風險率圖。從圖 6-1 來看，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都是一開始發生民主倒退的機率最高，並隨著時間而遞減，一開始下降的比較快，其後速度漸趨於平緩。如同表 3 迴歸分析的結果，競爭式威權政體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發生民主倒退，而且前者的風險率一直是高於後者。圖 7-1 爲經過變項控制之後的風險率圖，與圖 6-1 相比，發現霸權式威權政體存續較長時間之後，風險率幾乎趨於水平沒有變動。這個圖形的結果，又再次支持了霸權式威權政體處於均衡的說法。圖 6-2 與圖 7-2 爲控制變項前後的存活率圖，兩者圖形差不多，都是一開始下降的比較快，其後慢慢變平緩。從以上分析可知，一個選舉式威權政體或許不會發生民主化，但若活得夠久，至少威權程度不會惡化。

圖 8-1 至圖 9-2 是民主化的風險率圖與存活率圖。比較變項控制前後的風險率（即圖 8-1、圖 9-1），可以察覺兩者的差異性相當地大。轉變成競爭式威權政體的前幾年，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最高，然而超過 7 年之後可能性就大幅地下降。因此當政體一旦轉變爲競爭式威權政體，我們可以期待它在最初的幾年間就會發生民主化。

將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倒退與民主化的風險率與存活率圖形化，拓展了我們對於選舉式威權政體的理解。事實上，如果只討論迴歸報表的估計結果，並無法得知霸權式威權政體的是「如何地」穩定，然而一旦從風險率圖來看，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穩定性展露無疑。正如本文之理論所述，霸權式威權政體因爲處於霸權均衡的狀態，存在相當穩定的政體結構。因此當我們控制了可能的變項之後，霸權式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政體的風險率應該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不會上下起伏。霸權式威權政體在圖 5-1、圖 7-1 與圖 9-1 所呈現的平穩風險率，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證據，驗證了霸權均衡的觀點。同樣地，競爭式威權政體於圖 5-1 與圖 9-1 所呈現出波動較大的風險率，支持了競爭式威權政體較爲不穩定的說法。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繪出風險率圖所得到的優勢相當明顯，藉由風險率圖的幫助，可以更清楚地瞭解政體的動態性，同時也可以更進一步驗證我們的研究假設，如果我們只用傳統的迴歸報表來分析，將無法獲得這麼多相當有意義的結果。[51]

圖 4-1　制度變動的風險率圖（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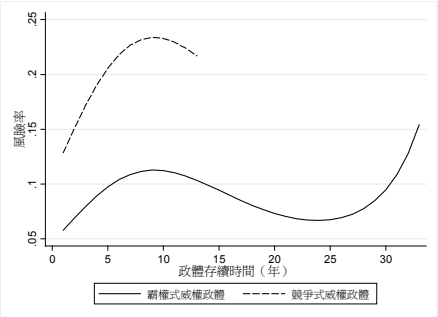


圖 4-2　制度變動的存活率圖（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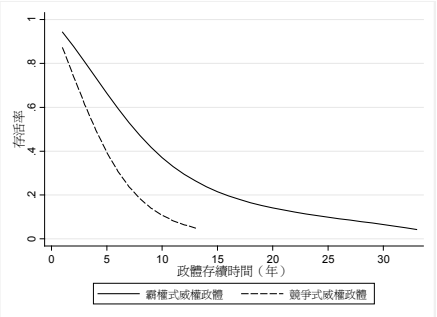


圖 5-1　制度變動的風險率圖[52]（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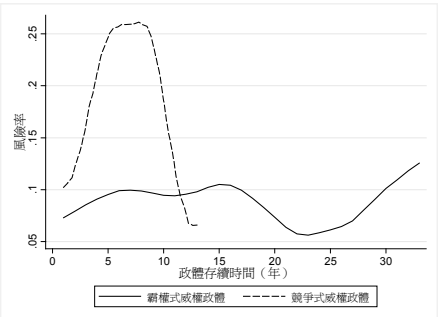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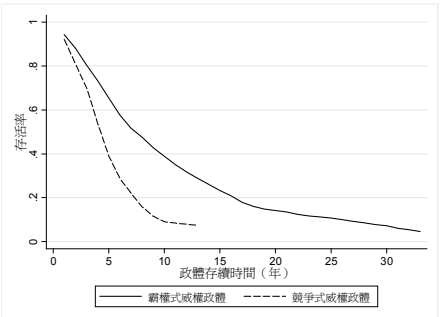


圖 5-2　制度變動的存活率圖（經過變項控制）



51　因此 Carter and Signorino 的建議是有意義的。

52　圓滑方法：Epanechnikov kernel function smooth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6-1　民主倒退的風險率圖
（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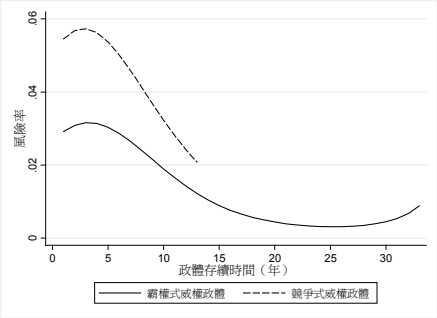


圖 6-2　民主倒退的存活率圖
（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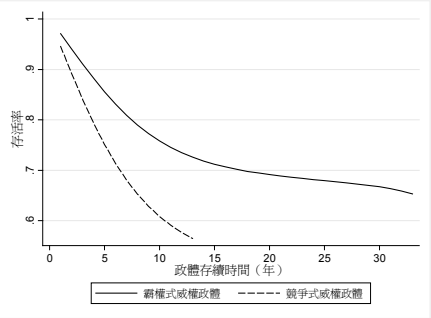


圖 7-1　民主倒退的風險率圖[53]
（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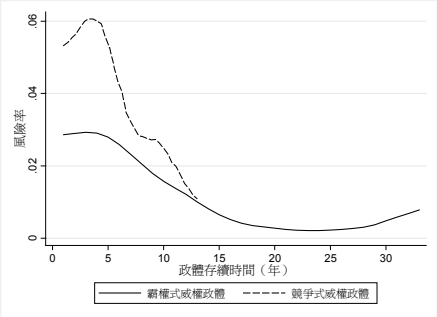


圖 7-2　民主倒退的存活率圖
（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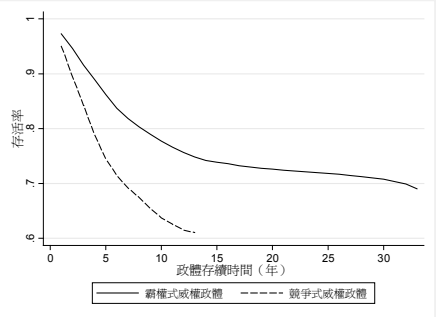


圖 8-1　民主化的風險率圖
（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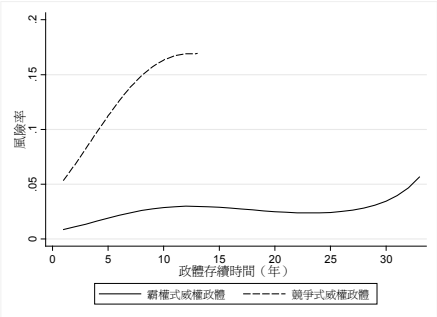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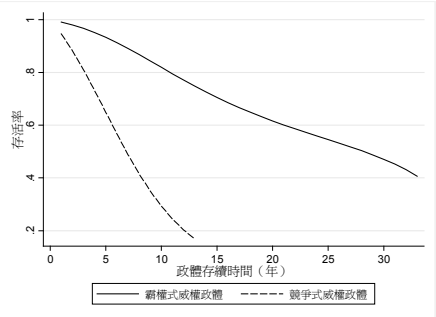


圖 8-2　民主化的存活率圖
（尚未經過變項控制）



[53] 圓滑方法：Epanechnikov kernel functionsmooth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9-1　民主化的風險率圖[54]
（經過變項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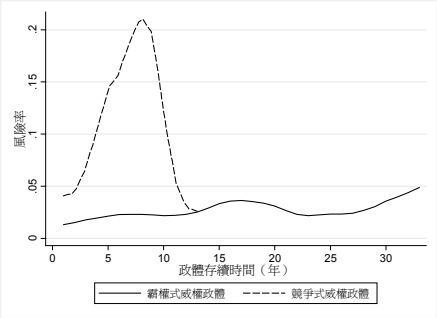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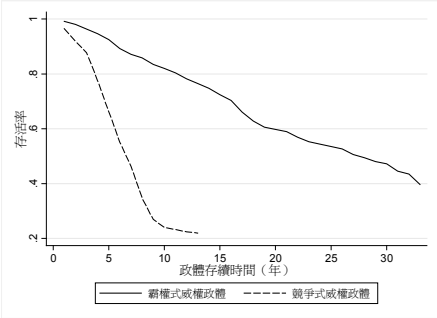


圖 9-2　民主化的存活率圖
（經過變項控制）



資料來源：圖 4-1 至圖 9-2 爲作者所繪

柒、結論

選舉到底鞏固或是削弱了威權政體？本文發現選舉競爭度的高低至爲關鍵，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由於競爭程度的不同，呈現截然不同的政體動態性。正如霸權均衡理論所指出，低度競爭性的霸權式威權政體選舉，實際上鞏固了威權統治的基礎，並幫助了霸權均衡的形成。在這樣的均衡結構下，選舉是個自我加強的系統，越是選舉越是穩定了霸權式威權政體。本研究的理論也指出，霸權均衡雖然穩固但也不是無懈可擊。均衡結構的特色在於每個部分環環相扣，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均衡就難以維繫，現任者獨大的局面可能開始動搖，並出現新的挑戰者。更重要的是，在均衡偏離的脈絡下，原本作爲穩定政權機制的選舉制度，轉變爲反對者的契機，更進一步地削弱了霸權均衡，提高了政體競爭性。因此，選舉不僅僅可能幫助威權統治，也可能提供機會給反對者達成民主化的機會，端看選舉在怎樣的競爭性環境下舉行。

本文比較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化與民主倒退可能性的差異。在控制了眾多變項之後，競爭式威權政體依然顯

[54] 圓滑方法：Epanechnikov kernel function smooth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著地易於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化與民主倒退。此外，本文透過畫出風險率圖與存活率圖來比較兩類政體的動態性差異，比僅判讀迴歸報表的分析方式獲得了更多的資訊，也更進一步地支持了霸權均衡的論點：霸權式威權政體確如理論所預期，相當地穩定；相對地，由於競爭式威權政體不具備霸權均衡的結構，呈現較爲不穩定的特色，故比霸權式威權政體來得容易民主倒退或是民主化，不過整體而言，民主化的可能性比民主倒退來得大。因此競爭式威權政體雖然不能保證未來一定會成爲民主國家，但相較於其他的政體類型，民主化的前景還是較爲明朗。

總結而言，本文的研究發現有三項重要的意涵。首先，本文的假設 1 到假設 4 都獲得了支持：競爭式威權政體相較於霸權式威權政體，更容易發生「制度變動」、「民主倒退」與「民主化」（H1-H3）。另外，藉由比較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民主倒退與民主化的傾向，這些發現支持了競爭式威權政體發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大於民主倒退的看法（H4）。除了研究假設獲得驗證，本文也發現長期的經濟成長表現，對於政體穩定的效果相當顯著。[55] 以上的研究結果，支持了將選舉式威權政體分類爲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兩種次類型的正當性，也顯示區別選舉競爭性的高低是有意義的。

其次，本文所分析的兩種政體——競爭式威權政體與霸權式威權政體——共同的特色在於都具備選舉制度，因此常被學者合稱爲選舉式威權政體。然而同樣擁有選舉制度，不代表就會擁有類似的性質，在不同的競爭程度背景下，選舉可能發揮鞏固威權統治的效果，也可能成爲反對勢力的機會，以達成民主化。本文的分析結果強調了選舉制度的這種不一致性：同樣舉行選舉，競爭性較低的霸權式威權呈現出高度的穩定性；相反地，競爭性較高的競爭式威權政體展現了頗高的不穩定性。有鑑於此，如果我們想要理解選舉是威權統治的工具，或是民主化的契機，必須考慮選舉競爭性這一項因素。

---

[55] Svolic (2008) 的研究發現經濟衰退會影響轉型民主國家（transitional democracies）的民主鞏固。本研究雖然不是研究民主國家，但是經濟衰退對於威權政體穩定的影響依然是相當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本文的研究發現也對現存的民主化文獻貢獻了新的知識。儘管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較爲不穩定，但是這種不穩定性並非混亂，而是舊有結構改變後（即霸權均衡的偏離）以及新的均衡結構生成前的不穩定。在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下，雖然選舉作爲支持威權統治的功能已經動搖，但仍然不保證未來一定可以成功地民主化。然而選舉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機會結構給予反對者來完成民主化（Bunce and Wolchik, 2009；Schedler, 2009），因此整體來說，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民主化展望依然是較爲樂觀的。[56]

本研究依然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進一步研究，哪些條件下，霸權均衡的結構會開始崩解，變得較爲競爭？是否存在那些因素可以幫助競爭式威權政體成功地民主化？爲何競爭式威權政體在多年之後，風險率大幅的下降？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大樣本的檢驗，更需要對於個別國家的深入了解與質化分析。面對純粹的威權國家已經越來越少的現況，以及相應地，選舉式威權政體成爲目前政體的主要類型，建構理論與分析這類國家將會成爲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發展前沿之一。

[56] 本文透過比較民主化與民主倒退的風險率圖也可以發現，競爭式威權政體不穩定性的來源，較大程度來自易於發生民主化，這也解釋了爲何眾多的學者均關注於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民主化傾向（Brownlee, 2009b；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政體類型的操作化

比較政治學者經常使用 Polity IV 或是 Freedom House 的民主分數，來做爲判別政體類型的方法，[57] 然而本文需要指出，綜合性民主分數並無法符合本文的理論需求，即不能很好地分辨出競爭式威權與霸權式威權政體的制度性差異。綜合性的民主分數不僅包含程序民主的測量，也涵蓋了公民權利的部份，所以一個沒有選舉制度或是選舉競爭程度不高的國家，可能因爲其他民主面向上的高分而拉高整體的民主分數。因此如果僅使用 Freedom House 或是 Polity IV 當做唯一的分類標準，並不能很準確地符合選舉式威權政體在理論上的定義。正如正文的討論已經指出，選舉式威權國家的特徵在於擁有選舉制度，而其兩種次類型（霸權式威權與競爭式威權）的理論差異在於：選舉競爭度的不同。因此操作化這幾類政體的重點在於，區別出威權政體有無選舉制度以及競爭度差異，若僅單獨使用綜合性的民主程度分數並不能很好地分辨出這些差異。[58]

爲了補足綜合性民主分數的缺陷，本文搭配使用世界銀行的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 DPI）（Beck et al., 2001）作爲綜合性民主分數的補充。這個資料庫建有一個變項，用來衡量「行政選舉競爭度」（EIEC）與「立法選舉競爭度」（LIEC）的高低，變項範圍由 1 至 7，

---

[57] 例如 Epstein et al. (2006) 對於部分民主國家（partial democracies）的研究，完全採用 Polity IV 的政體分數作爲分類政體的標準。

[58] 例如 Polity IV 所建議的 Anocracies（Polity IV 的分數爲 -5～+5）政體類別並無法區別競爭程度的高低。一個政體分數比較高的國家，可能其選舉競爭性相當的低。如 Magaloni (2006: 6) 指出，1950-70 年代的墨西哥，其競爭程度比 80、90 年代來得低，但執政黨操縱選舉的程度也比較小，甚至一些早期的學者（Lipset）認爲當時的墨西哥是民主國家。此外，Levitsky and Way 也發現，競爭式威權比霸權式威權來得更爲壓迫人民（2002）。當競爭式威權政體面對高漲的選舉壓力時，會更激烈地使用詐欺的選舉手段和直接地侵犯人權，其 Freedom House 的民主分數反而降低。另外一群選舉式威權政體的研究者（Lindberg, 2009c）也認爲僅僅使用綜合性民主分數並不符合目前選舉式威權文獻的理論發展。鑒於這些學者的發現與建議，本文並未採用單一的綜合民主分數。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普遍認爲競爭式威權政體的民主程度應該比較高，但近年來的選舉式威權政體研究卻發現不盡然如此。筆者認爲這正是競爭式威權政體和過往民主化理論不同的地方以及有趣之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字越大競爭度越高。藉由這個變項，我們可以準確地區分出威權選舉的制度性差異。1 至 7 分的描述可參見附表 1。

附表 1　DPI 選舉競爭度[59]

分數	描　　述
1	沒有國會
2	擁有未經選舉的國會
3	有選舉，但只有一位候選人
4	只有一個黨，但有多個候選人
5	多黨制合法，但只有一個黨可以贏得席次
6	多個黨可以贏得席次，但最大黨獲得超過 75% 的席次
7	最大黨獲得少於 75% 的席次

資料來源：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 編碼本

鑑於上述綜合性民主分數的缺點，本文捨棄傳統上完全使用民主分數作爲門檻的方法，而使用混合的方式來建構政體的類型。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更符合目前選舉式威權政體文獻的理論脈絡。

以下是本文的作法：首先，找出最低限度民主的標準以區分出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此時的考量在於怎樣的最低標準才可以被稱爲民主國家？Diamond (1999: 8) 認爲選舉式民主至少要擁有最低限度的自由，[60] 因此本研究使用 Polity IV 的政體分數 6 分當做分界點，[61] 小於或等於 5 分的國家則視爲威權國家，大於或等於 6 分的國家視爲民主國家。6 分是民主國家的最低標準，其中 6 分到 9 分定義爲選舉式民主國家，10 分則是自由

[59] 本表是立法選舉的分數標準。行政選舉的標準亦同，故不列出。細節可參見 DPI 官方網站的編碼本（codebook）（Beck et al., 2001）。

[60] Diamond (2002: 27) 認爲，選舉式民主與選舉式威權的差別在於自由、公平、普遍和有意義的選舉。

[61] 這個分界確實有點武斷，但是也不無根據。按照 Polity IV 官方的建議以及參考 Roessler and Howard (2009) 的作法，均是用 6 分當做門檻。此外在 6 分的標準也向上保留一段空間（6 至 10 分），以區別出選舉式民主國家與自由主義式民主國家（Diamond, 1999: 8；2002），而此兩類政體的定義請見政體分類一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義式國家。

接著，本文使用 DPI 的選舉競爭度（Indic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來建構威權國家的類型。[62] 如前所述，DPI 的選舉競爭度有「行政選舉競爭度」與「立法選舉競爭度」兩種，因此用兩者的平均來當做該年的「選舉競爭度」。另外，爲了測量整體的選舉競爭程度，本研究將期間（spell）內每一年的「選舉競爭度」做平均，如果平均分數小於等於 3，定義爲封閉式威權政體；大於 3 則定義爲「選舉式威權政體」。此處 3 分是個分界，3 分以下雖然有選舉但是只有一位候選人，人民根本沒有選擇的空間，因此視爲「封閉式威權政體」。相對的，只要平均有 3 分以上就代表有多位候選人，如此選民才有選擇的空間，也才符合選舉式威權政體的最低標準。

再來，將上述分類方式所得到的「選舉式威權政體」再分成兩種次類型：霸權式威權政體與競爭式威權政體。[63] 爲了區別出選舉式威權政體的選舉競爭性差異，本文將「選舉競爭度」平均分數等於 7 分的國家定義爲競爭式威權政體。7 分代表反對勢力已經獲得最少 25% 的席次，[64] 至少要

62　此處必須指出 DPI 並非完美的指標。DPI 並沒有考量選舉公平性的面向，僅使用選舉的結果和規定來區別分數，有其偏誤之處。然而正如 Schedler (2009) 所指出這是目前這個領域亟需發展的方向之一，如何建立一個較好的選舉競爭性與公平性的指標，需要未來學者們共同努力。本文爲利於大樣本的統計分析，只能暫且使用相對而言較爲客觀的選舉規定和實際選舉結果。作者在此感謝審查人指出本文此處不足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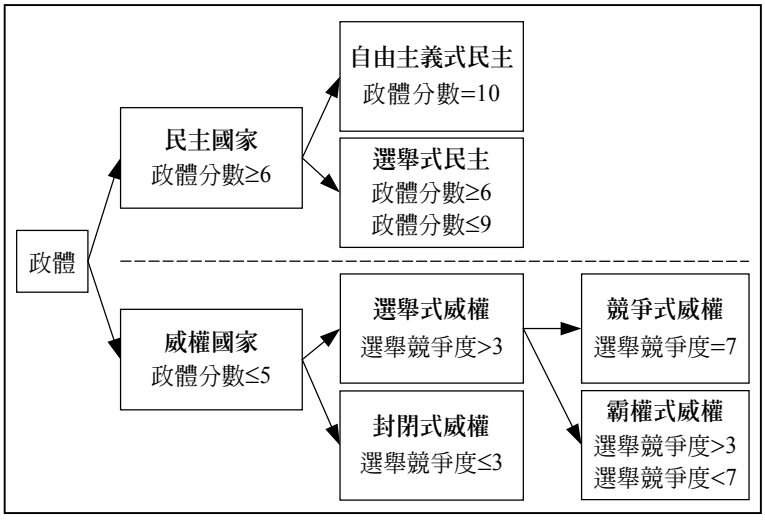
63　如本文理論部份已說明，兩類政體的政治結構相當之不同，此種結構上面的差異是「質的不同」而非「量的不同」。鑒於理論上的建議，故將之操作化爲兩個政體（即類別變項）會比連續性的變項更能與目前的選舉式威權政體文獻對話。然而，本研究也嘗試使用競爭程度來當做自變項，其結果依然是統計顯著，所獲得之結論並不改變。但從技術面來看，本文並不傾向於直接使用 DPI 的選舉競爭性當做自變項，理由有二：首先，DPI 是截斷資料（truncated data），即大於分數 7 的競爭程度差異是觀察不到的。第二個理由與第一個理由依然有關，目前競爭式威權政體研究的一項困難之處在於，沒有一個公認較好的競爭程度衡量指標。

64　這樣的分法仍需要進一步的說明。DPI 選舉競爭程度的分數差異，相當適合轉換成類別變項。例如 4 與 5 的差別在於「一黨與多黨」，5 與 6 之間則是「一黨可否囊括全部席次」。這些差異確實非常重要，例如 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 指出非一黨獨大的多黨制威權政體，其民主化的可能性較高。然而本文並未將這些質性上的差異都區分出來，並轉換成相對應的類別變項。理由在於本文的理論並未強調這些質性方面的差異。其次，本文的理論認爲，競爭式威權政體的特徵爲存在稍具實力的反對陣營。無論「多黨制與否」或「一黨有無囊括全部席次」，均不代表存在稍具意義的反對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達這個程度才可能對執政者造成威脅，並存在有意義的選舉競爭。[65] 大於 3 分、小於 7 分的國家，被定義爲霸權式威權政體（即選舉式威權政體排除競爭式威權政體後），這類國家在選舉上如果不是只有執政黨會獲得席次，就是執政黨會獲得絕大多數的選票，反對者完全沒有挑戰的可能性。附圖 1 總結了本文的政體分類方式。[66]

附圖 1　政體分類方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力，故將之分類爲霸權式威權政體。

65 同樣地，這個劃分標準依然有點武斷，因此需要說明爲何選擇 6 跟 7 爲切分點而非其他數字。首先，如 Munck (2009) 所指出，所有方法論上的做法均需要有理論的支持，研究者不能夠自行武斷決定。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理論特徵在於擁有壓倒性的選舉勝利，若用其他數字當做分界點，將會把許多獲得 75%以上選票的威權政府被歸類爲競爭式威權政體。例如 2012 年之前的埃及，其執政者獲得 80%以上的選票，若用 6 跟 5 當做分界點就會把埃及分類成競爭式威權，但這與學者們一般公認埃及屬於霸權式威權政體的看法相違。另外，Brownlee (2009b) 對於選舉式威權政體的研究同樣使用 6 跟 7 當做分界點，本文使用一樣的標準亦有利於與之比較。

66 審查人指出機械地結合 Polity IV 和 DPI 可能會發生以下問題，即可能會出現 Polity IV 大於 6 分但選舉競爭性小於 7 的國家。然而這類國家在選舉領域之外的地方，表現的比其他選舉式威權國家來的民主許多，因此本文將之分類爲選舉式民主政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表 3 的完整估計結果

變　　項	模型一	模型二	
	制度變動	威 權 化	民 主 化
競爭式威權國家[a]	0.715***	1.014**	1.389***
	(0.252)	(0.428)	(0.429)
ln（綜合國力指數）t-1	-0.051	-0.154	-0.130
	(0.0791)	(0.134)	(0.112)
ln（人均 GDP）t-1	-0.0933	-0.256	0.586**
	(0.132)	(0.205)	(0.243)
平均 GDP 成長率	-0.114***	-0.113***	-0.122**
	(0.0280)	(0.0435)	(0.0582)
行政選舉年	1.402***	0.586	1.562***
	(0.214)	(0.489)	(0.418)
立法選舉年	0.972***	0.531	1.428***
	(0.195)	(0.387)	(0.380)
控制變項			
GDP 成長率 t-1	0.00394	-0.00889	-0.0175
	(0.0109)	(0.0134)	(0.0283)
下撒哈拉非洲	-0.333	-0.943	-1.094*
	(0.398)	(0.672)	(0.651)
拉丁美洲	0.161	-0.0670	-1.510**
	(0.497)	(0.682)	(0.737)
中東與北非	-0.662	-0.517	-3.244***
	(0.426)	(0.679)	(1.089)
東歐與前蘇聯加盟國	-0.0528	0.286	-1.710**
	(0.387)	(0.676)	(0.687)
地區平均民主程度 t-1	-0.0245	-0.0831	0.0788
	(0.0623)	(0.0784)	(0.0703)
世界平均民主程度 t-1	-0.0693	0.251	-0.0363
	(0.105)	(0.182)	(0.155)
過去民主變動次數	-0.00717	-0.100	0.317
	(0.119)	(0.222)	(0.200)
前英國殖民地	0.129	0.278	0.571
	(0.217)	(0.424)	(0.392)
族裔分歧度	-1.258***	-0.956	-2.512***
	(0.417)	(0.849)	(0.850)
冷戰後時期	0.762**	-1.028	0.83
	(0.356)	(0.804)	(0.597)
貿易開放度	-0.00509*	0.000814	-0.0122**
	(0.00271)	(0.00384)	(0.00491)
存續時間	0.264***	0.12	0.289*
	(0.0952)	(0.224)	(0.168)
存續時間^2	-0.0191**	-0.0205	-0.0155
	(0.00861)	(0.0249)	(0.0139)
存續時間^3	0.000378*	0.000480	0.000246
	(0.000199)	(0.000587)	(0.000312)
常數	-2.230**	-1.072	-8.390***
	(1.025)	(1.638)	(2.082)
N	1734	1734	
Pseudo R-squared	0.161	0.209	
Log pseudolikelihood	-465.0	-337.5	

括號內爲依據期間（spell）集群（cluster）的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
***p<0.01, **p<0.05, *p<0.1
[a] 對照組是霸權式威權國家
資料來源：請參見附錄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變項描述

變　　項	說　　明	資 料 來 源
依　變　項		
制度變動	1＝制度變動 0＝無	作者自行編碼
民主化與民主倒退	1＝民主倒退 2＝民主化 0＝無	
自變項與控制變項		
競爭式威權政體	1＝競爭式威權政體 0＝霸權式威權政體	作者自行編碼
人均 GDP	（固定價格）	Penn World Table 7.0 (Heston et al., 2011)
平均 GDP 成長率	%（固定價格） 期間（spell）內每年人均 GDP 成長率的平均。	
貿易開放度	%（固定價格） 貿易總額占 GDP 的比例	
綜合國力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原始變項乘上 100%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v4.0) (Singer, 1988；Singer et al., 1972)
行政選舉年	1＝是行政選舉年，0＝不是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ck et al., 2001)
立法選舉年	1＝是立法選舉年，0＝不是	
中東與北非	1＝是 0＝不是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Dataset (Teorell et al., 2011)
拉丁美洲		
下撒哈拉非洲		
東歐與前蘇聯國家		
英國殖民地	1＝前英國殖民地，0＝不是	
區域的平均民主程度[67]	年度區域政體分數平均	Polity IV (Marshall and Jaggers, 2011a)
全世界的平均民主程度	年度世界政體分數平均	
族群分歧度	原指標無更動	Alesina et al. (2003)
冷戰後時期	1＝冷戰後（1989 至 2007） 0＝不是	作者自行編碼
存續時間	政體分數維持不變所持續的時間	作者自行編碼

資料來源：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Dataset (Teorell et al., 2011)

[67] 區域分成 10 類：(1) 東歐與前蘇聯加盟國、(2) 拉丁美洲、(3) 北非與中東、(4) 下撒哈拉非洲、(5) 西歐與北美、(6) 東亞、(7) 東南亞、(8) 南亞、(9) 大平洋地區、(10) 加勒比海地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Alesina, A., Devleeschauwer, W. Easterly. S. Kurlat, and R. Wacziarg. 2003.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2): 155-194.

Beck, Nathaniel. 2010. "Time Is Not A Theoretical Variable."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93-294.

Beck, Nathaniel, Jonathan N. Katz, and Richard Tucker. 1998. "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ion Analysis with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4): 1260-1288.

Beck, Thorsten, George Clarke, Alberto Groff, Philip Keefer, and Datrick Walsh. 2001. "New Tool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5(1): 165-176.

Boix, Carles. 2011.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4): 809-828.

Boix, Carles and Susan C. Stoke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4): 517-549.

Box-Steffensmeier, Janet M. and Bradford S. Jones. 2004. *Event History Modeling: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lee, Jason. 2007.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lee, Jason. 2009a. "Harbinger of Democracy: Competitive Elections before the End of Authoritarianism."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28-147.

Brownlee, Jason. 2009b. "Portents of Pluralism: How Hybrid Regimes Affect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3): 515-532.

Brownlee, Jason. 2011. "Executive Elections in the Arab World: When and How Do They Matt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7): 807-828.

Bunce, Valerie J. and Sharon L. Wolchik. 2009. "Oppositions versus Dictators."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46-268.

Bunce, Valerie J. and Sharon L. Wolchik. 2010. "Defeating Dictators: Electoral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orld Politics* 62(01): 43-86.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5-21.

Carter, David B. and Curtis S Signorino. 2010a. "Back to the Future: Modeling Time Dependence in Binary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71-292.

Carter, David B. and Curtis S Signorino. 2010b. "Reply to 'Time Is Not A Theoret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ariable'."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95-296.
Dahl, Robert Alan.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Epstein, David L., Robert Bates, Jack Glodstone, Ida Kristensen, and Sharyn O'Halloran. 2006.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3): 551-569.
Finocchiaro, Charles J. and Tse-min Lin. 2000. "The Hazards of Incumbency: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Congressional Care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ril 27-30, Chicago, Illinois.
Gandhi, Jennifer and Ellen Lust-Okar. 2009. "Elec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403-422.
Geddes, Barbara. 1999a.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2-5, Athanta, Georgia.
Geddes, Barbara. 1999b.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15-144.
Geddes, Barbara, Joseph Wright, and Erica Frantz. 2012. "Authoritarian Regimes: A New Data Set." in http://dictators.la.psu.edu/. Latest update 13 September 2013.
Greene, Kenneth F. 2007. *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 Mexico'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denius, Axel and Jan. Teorell. 2007. "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8(1): 143-157.
Heston, Ala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2011.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7.0*. Philadelph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 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oward, Marc Morjé and Philip G. Roessler. 2006.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365-381.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itschelt, Herbert and Steven I. Wilkinson.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s. Herbert Kitschelt and Steven I.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
Krastev, Ivan. 2011. "Paradoxes of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2(2): 5-16.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51-65.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Tse-Min and Montserrat Guillén. 1998. “The Rising Hazards of Party Incumbency: A Discrete Renewal Analysis.” *Political Analysis* 7(1): 31-57.
Lindberg, Staffan I. 2006.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in Af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ndberg, Staffan I. 2009a. “A Mixed Record.” *Journal of Democracy* 20(3): 86-92.
Lindberg, Staffan I. 2009b. “Introductio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21.
Lindberg, Staffan I. ed. 2009c.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 69-105.
Lust-Okar, Ellen. 2009a. “Competitive Clientelism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Democracy* 20(3): 122-135.
Lust-Okar, Ellen. 2009b.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Hegemon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Competitive Clientelism and Resistance to Democratization.”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26-245.
Magaloni, Beatriz. 2006.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galoni, Beatriz, Alberto Diaz-Cayeros, and Federico Estévez. 2007. “Clientelism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 Model of Electoral Invest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Mexico.”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s. Herbert Kitschelt and Steven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2-205.
Marshall, Monty G. and Keith Jaggers. 2011a.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0*.” i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Latest update 14 October 2011.
Marshall, Monty G. and Keith Jaggers. 2011b.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0: Dataset Users’ Manual*.” i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Latest update 14 October 2011.
Medina, Luis Fernando and Susan C. Stokes. 2007. “Monopoly and Monitoring: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s. Herbert Kitschelt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even I.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8-83.
Morse, Yonatan L. 2012. "The Era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World Politics* 64(01): 161-198.
Munck, Gerardo L. 2009. *Measuring Democracy: A Bridge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lcott, M.B. and M. Ottaway. 1999. "The Challeng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in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1999/10/01/challenge-of-semi-authoritarianism/4txe/. Latest update 13 September 2013.
Roessler, Philip G. and Marc Morjé Howard. 2009. "Post-Cold War Political Regimes: When Do Elections Matter?"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01-127.
Schedler, Andreas. 2002.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36-50.
Schedler, Andreas. 2009. "The Contingent Power of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91-313.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Singer, J. David. 1988. "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 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4(2): 115-132.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Peace, War, and Numbers*, ed. Bruce M. Russett. Beverly Hills: Sage, 19-48.
Svolik, Milan. 2008. "Authoritarian Reversal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02): 153-168.
Teorell, Jan, Nicholas Charron, Marcus Samanni, Sören Holmberg, and Bo Rothstein. 2011.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Dataset, version 6Apr11*. in http://www.qog.pol.gu.se. Latest update 20 November 2011.
Teorell, Jan and Axel Hadenius. 2009. "Elections as Levers of Democratization: A Global Inquiry." In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ed. Staffan I. Lindber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77-100.
van de Walle, Nicolas. 2002. "Africa's Range of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66-80.
van de Walle, Nicolas. 2006. "Tipping Games: When Do Opposition Parties Coalesce?" In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ed. Andreas Schedler.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77-92.
Warwick, Paul V. 1992. "Rising Hazards: An Underlying Dynamic of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4): 857-876.
Wolchik, Sharon L. and Valerie Bunce. 2006.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Elector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volu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17(4): 5-18.
Wright, Joseph. 2009. “How Foreign Aid Can Foster Democratiz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3): 552-5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Stability, and Democratization*

*Kuan-ho Lee***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have become a modal typ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As a resul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gun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lections on authoritarian regimes. However, there is disagreement between scholars on the effects of elections. One camp argues that such elections are an instrument used by rulers to stabiliz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other camp argues that elections undermin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make democratization more likely. Do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foster or weak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unction of election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and that the key contextual factor is the level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Under low level electoral competition, elections consolidat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contrast, under high level electoral competition, election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the opposition to achieve democratization. The main unit of analysis is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from 1975-2007. The research employs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discuss the dyna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ubtypes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 and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The two subtypes of authoritarianism both hold elections but their dynamic behaviors are distinct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The empirical result reveals that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 DOI:10.6166/TJPS.57(69-114)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Method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mail: K.Lee20@lse.ac.u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gimes are unstable. In addition, they are not only more likely than hegemon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democratize, but also more likely to undergo autocratic reversal.

Keywords: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Regime Stabil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